

客话证客家

谢栋元

关于客家的形成,目前有“南迁说”与“土著说”两宗,而主流观点则属“南迁说”。许多学者通过史学、堂号、民俗、谱牒、人口、建筑、文艺、语言等方面加以论证,认为客家人来自中原、根在中原。其中语言的论证,尤令人瞩目,因为语言是识别民族或民系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这方面,近年以来李如龙、李新魁、张光宇、罗美珍、黄雪贞、蓝小玲、邓晓华等学者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笔者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也表达一些想法,续貂之作,祈方家刊谬。

一、客家方言形成的准备期

准备期,或称酝酿期,时间从西晋永嘉之乱起至唐僖宗广明初年黄巢起义止(317—880)。这就是罗香林所说的客家第一次大迁徙时期。这次大迁徙的出发地是司豫并冀秦雍,即今之山东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甘肃。最后落地是长江中下游。东晋政权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以安置移民。侨州、郡、县的名称均沿用移民原籍旧名。这些措施对保存移民居地方言具有特殊的作用。长江中下游的语言,现在称为下江官话或江淮官话。在晋代之前,长江中下游的语言因为在地理上处于吴头楚尾,所以它的基础方言应是吴语和楚语。“晋室南渡”之后,由于大量的北人的迁入,而且迁入者坚持使用原乡方言及中原汉语,因此原有的楚语(后来变为湘语)、吴语逐渐削弱,最终成为一个特殊的官话区。客家方言就在这个特殊的方言区里孕育。有的学者不相信南迁北人能长期保持自己的祖宗方言,认为:“东晋初年为四世纪,唐末为十世纪,北方移民在到达汀赣之前已在经济不落后、交通也不闭塞的长江南北居住了六个世纪,如何还能保持中原古音和风俗?令人费解。”(葛剑雄、吴松弟 1997: 354)其实,此事并不费解。唐人张籍《元嘉行》诗写道:“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紫陌旌幡暗相触,家家鸡犬惊上屋。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全唐诗》第六函第六册)。张籍(767—830),晚唐诗人,原籍吴郡(今苏州),后移居乌江(今安徽和县武江镇)。他生活的年代上距西晋永嘉有五个世纪之久,但“南人至今能晋语”,移民的后裔仍然会说中原汉语,诗人的体验应该是真实的。怀念故土,兼及语言风俗,这是人之常情。移民只要具备下面两个条件,故乡的语言风俗就不会丢失。一是集团式的迁徙,在移民过程中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由强宗大族或德高望重者为流亡领袖;二是抵达迁入地之后,居住要相对集中。这两个条件,永嘉之乱的移民队伍均具备。

语言各要素的变化,有的几年几十年或百年就可以发生,有的则越千年而不变。例如当代国内外学者在今安徽歙县、祁门、婺源、绩溪及江苏通泰地区调查所得的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一律送气的现象,恐怕就是千年以上的旧音,就是西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后南下移民带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旧音。追溯起来,这些音的发源地,应在晋南、关中,即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的灵宝、陕县也是)。下面属中古全浊声母的字:坐、跪、败、豆、病、步、舅、笛、夺、白、洞、族、柱、助、造、弟、丈,今晋南、关中方言全读成送气音,与客家话完全相同。李如龙、辛世彪根据前人的材料,结合自己的研究,认为唐五代时西北地区已有全浊声母读为送气清音的方言。“从现代方言的特点来看,江淮话的东片(从泰州到南通的通泰方言)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今读送气清音是和客赣方言十分一致的,而江淮官话的西片(合肥、南京、扬州一带)则是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鲁国尧先生曾倡‘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鲁国尧 1994)。说南朝通语都是‘全浊送气’的,根据似嫌不足。如果说,从洛下一带入主金陵的望族们仍保留着中原旧音,后来跟着主流逐渐成‘平送仄不送’;而留在江淮方言东片的‘通泰’人和继续南迁的客赣方言区的先民,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晋南关中东来的‘泰晋流民’,后来就走了‘不分平仄,全浊送气’的路子,这就顺当得多了。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则现今南北方言中的‘全浊送气’的特点都应该说是渊源关系的,换言之,都是从古代

秦晋方言承传来的。”(李如龙、辛世彪 1999. 202)。“全浊送气”虽然不是客家方言的独有现象,但它却为后人勾画了一个客家千年的迁徙路线图。所以俞敏先生说:“追全浊送气的踪就是考证客家迁徙的痕迹!”(俞敏 1989. 425)

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客方言“全浊送气”已在南朝唐五代的秦晋、江淮(通泰)方言中完成,这是客方言酝酿期的重要音韵现象。

现代客方言的韵母有 in, 无 iŋ, 有 ən 无 əŋ。把梗摄的字(如:英、婴、丁、杏、衡、孟、盛、平、彭、圣)和曾摄的字(如:升、证、胜、等、冰、朋、邓、崩、兴、争)都读成臻摄的音 in, en, ən(白读则为 aŋ 或 iaŋ)。这是受江淮方言影响所致。客方言未形成时即有此现象。

客家先民第一次大迁徙时,正是汉语从上古音过渡到中古音的时代,故北方移民带到长江中下游的语音有许多是中唐以上的古音。如:

(一)唇音方面,保留了许多重唇音的读法:

非组:分 甫 斧 复(复杂) 粉(粉松) 粪 放 腹 飞

敷组:殍(生殍 臭殍) 翻(翻血 翻衫着) 孵

奉组:缚 冯 扶 肥 痲 番(脚番) 房(莲房) 辅(辅导)

微组:无 亡 望 问 微 诬 妄 尾 蚊 网 袜

(二)舌音方面,保留了许多舌头音的读法。如中 t-(中心)、缀 t-(点缀)、辍 t-(辍学)、值 t-(值得)、琢 t-(雨琢)、啄 t-(乌蝇啄)、斫 t-(砍削)。

(三)韵母方面。今客方言把中古一些歌戈韵的字读成上古音,韵母为 -ai, 如我₂ŋai(今写作俺)、个 kai²、跛₂pai、簸 pai²、大 thai²、拖₂thai(拖腔的拖)。这情况与属于吴语的温州话相同:个 kai⁵、饿 ŋai⁶、蛾(灯蛾) mai²(——ngwai)、簸 pai⁵、剝(剝肉) tshai⁵、裸 lai⁴、肭 lai²、唾 thai⁵(郑张尚芳 1984. 41)。

客方言有些语法现象也是在进入赣闽之前就已产生了。周振鹤、游汝杰在谈到吴语和湘语的密切关系时,举了两个语法的例子。其一:

北方:我说不过他。

洞口(湘语):我讲其不赢。

绍兴(吴语):我讲伊不过。(周、游, 1986. 53)

这是个补语带否定词的述补宾同现的短语,洞口和绍兴的结果补语可以后置于宾语。现在我们加进梅县(客话)的例子用以比较:

梅县(客话):佢讲佢唔赢。

可以看出带否定词的述补宾同现的短语,其词序吴、湘、客完全一致。而不同于北方。我们有理由认为,客方言这个语法特点是从吴语、湘语那里来的,时间也是在客先民入赣之前。

总起来说,客家先民在长江中下游江淮方言区生存期间,在语言上有三个方面与后来的客方言有直接的关系。一是“全浊送气”;二是在声母韵母方面保留了一些上古音的读法;三是在语音与语法方面受江淮方言的影响,吸收了江淮方言的一些成分。以上这些都是客方言孕育期的胚胎。

二、客方言的形成期

客家先民第二次大迁徙是在晚唐黄巢起义之后开始的。移民队伍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西晋永嘉之乱及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迁入长江中下游的北方移民后裔,他们从长江中下游出发进入赣南闽西。另一部分人则从河南、安徽直接渡江进入赣闽。这次移民的时间下限不会超过北宋。因为现代客方言所保留的 -p、-t、-k 入声韵是唐宋(北宋)时期北方汉语的语音。到南宋入声开始消失,词人辛弃疾生活在南宋初年,他的词中 -p、-t、-k 尾韵已变为喉塞音(王力 1985. 305—309)。可见此次大迁徙的时间不会晚于北宋。

移民们渡江后,溯赣水到达江西南部,部分人又进入闽西。江西和福建在唐天宝之前是人口较少、战乱不易波及的地区,是流离播迁的北方难民所要寻觅的世外桃源。据专家调查,从唐天宝至北宋初年江西福建人口急剧增长。天宝年间江西的人口有 250287 户,占南方总人口的比重为 6.2%,到北宋初增至 682408 户,占南方总人口的比重为 17.3%;福建天宝年间的人口为 91186 户,占南方总人口的比重为 2.3%,到北宋初,增为 467878 户,占南方总人口的比重为 11.8%(吴松弟 1997. 356)。而被后人称为客家摇篮的闽西

长汀,辖有长汀、宁化、沙县三个县,唐元和间只有 2618 户,到了宋初,增至 2 万多户,翻了近 10 倍。宋代中叶,汀州增设连城(后改连城)、清流、上杭、武平四县。据《元丰九域志》全州已有 81454 户,较宋初又增加了 4 倍(李如龙 1997. 40)。从闽西人口变动可以看出,后来者已经“反客为主”,原住地居民畬族成了少数民族。南下移民和畬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区域,互相吸纳对方的生存方式和语言习俗,最终有许多畬人已和移民融为一体。有了土地,便有了生存空间;有了人民便要从事生产及其他活动,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语言。定居在赣南、闽西的南下移民及当地土著,是用什么语言来沟通的呢?毫无疑问,南下汉人所携带的是中原汉语,即唐宋期间的汉语。但唐末五代至两宋时经四百余年,中原汉语已发生不少变化,南下汉人所使用的汉语也经历了旧质的消亡与新质补充的过程。到了南宋,这种变化过程告一段落。居住在赣南闽西的南下移民所使用的汉语和中原祖语正式脱离,成为中原汉语在南方的一种地方变体。此地方变体后来被称为客家话。

客家话形成于两宋的标志

(一)中原汉语入声韵尾-p、-t、-k 于南宋初年开始脱落。脱落的过程是-p、-t、-k 先变为喉塞音[ʔ],最后喉塞音也脱落。而迁入赣南闽西的南下汉人所携带的汉语则完整保存入声韵尾。这一条对客家话脱离祖语成为独立的方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和中古汉语关系极为密切的《广韵》一书共收 26194 字,206 韵,而入声有 34 韵,约 5100 余字。这五千多字,虽然其中有许多冷僻字甚至死字,但还活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字,数量仍然很可观,这几千字组成的语词,覆盖面是相当大的。

(二)中古麻韵三等字主要元音为 a,但中原汉语在南宋之前便分化出 ε 音来(王力,1980. 152)。下面所列的字,其韵母中原汉语读为 ie,而客家话则读为 iə,主要元音仍然是 a:些、邪、斜、且、借、藉、泻、谢、耶、也、野、夜。

(三)东钟两韵撮口字(这里说的撮口呼是指韵头,不是指全韵,全韵的撮口客方言没有)在向现代汉语发展时已变为合口,但客家话仍保留撮口。

如:六 liuk₃、录陆绿 liuk₃、宫弓恭供躬 kiung₃、拱巩^c kiung₃、恐^c kiung₃、共 kiung₃、趋 kiuk^c、菊掬鞠曲 kiuk₃、局 kiuk₃、屈 kiut₃、煜旭蓄畜 hiuk₃、肉 ŋiuk₃、狱褥玉 ŋiuk₃、踪 tsiung₃、耸纵^c tsiung₃、足 tsiuk₃、松从_c tsiung₃、嵩_c siung₃、诵讼 siung^c、粟宿肃 siuk₃、俗续 siuk₃、郁育 iuk₃、辱浴欲 iuk₃。

(四)出现鼻辅音 m、n、ŋ 声化韵。这是少数民族语言影响而产生的。就现代汉语十大方言来说,都有自成音节的 m、n、ŋ 声化韵。北方官话的声化韵少一些,而且所管辖的字词汇意义较弱,多为语气词。东南各方言的声化韵比较丰富。说明声化韵南北可平行产生。但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没有发现有声化韵。汉族第一、二次南下移民所携带的中原汉语并无声化韵。居住在南方的兄弟族的畬语、掸语、泰仂语(即西双版纳语)、佤老语等都有声化韵。南方汉语各方言因受兄弟民族语言的影响也产生了声化韵。客方言的声化韵有:m 唔(否定副词);n 你、女;ŋ 吴、午、蜈、五、梧、鱼、二(二叔、二哥、二伯)。

(五)中古全浊上声、次浊上声清化后今读阴平。前者是客赣方言共有的现象,后者为客方言所独有。这些现象应在客方言形成期就有的。全浊上声读阴平,闽西长汀现有 29 个例字(饶长溶 1997. 260),粤东梅县有 39 个例字(黄雪贞,1996. 引论 18)。今笔者补充 9 个:病(病风:马虎)、市(梅县有上市、下市)、荡(洗漱)、犯(犯人:令人讨厌)、户(户槛:门槛)、槛(户槛)、娣(老娣:弟弟)、吮(用嘴吸取)、后(后日:后天)。次浊上声今读阴平,闽西有 18 个例字(蓝小玲 1999. 62)。粤东梅县则有 75 个例字(黄雪贞,1995 引论),今笔者再补充 6 个字:屨、笼、葺、拢、鳞、连(连面:连下、顺便)。

(六)、声调基本定型。中古全浊声母在宋代已经清化,客话的声调也趋于定型。一般有 5—7 个声调。闽西连城、长汀现有 5 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蓝小玲 1999. 53),但在两宋时期,应有入声,故宜加上阴入、阳入。梅县现有 6 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这个声调格局在客家未入粤之前就已形成。

(七)在词汇方面,吸收了兄弟民族语言的许多日常用语。如以头顶物客话叫做 tuŋ₃,畬语读 ton⁵,川黔滇苗读 nton⁵,勉瑶读 don⁵;扔掉叫做 fit₃,布努读 fiŋ⁵,勉瑶读 fe⁷、fiŋ⁵;蝉叫做 ia_c i,布努读 ve³ jai⁷;招手叫做 iak₃,勉瑶读 ja:p⁷,壮语读 vat⁸,水语读 va:t;一床被子梅县称“一欢被”,黔东读 phaŋ,川黔滇读 pha:ŋ,勉

瑶读 pha:n (邓晓华, 1999, 43—47)。此外, 客话把蜘蛛叫做 la_c k_ia, 把青拉嘎几的叫做 tshiaŋ_c kuŋkvin^o kvaŋ^o, 把摔东西或跌交叫做 vaŋ^o。这些日常用语估计也来自兄弟民族的语言, 因为在汉语传统字书及其他文献里找不到这些语词的根源。

(八) 在客方言形成准备期的各种表现(如“全浊送气”、一些声母韵母保存上古音的读法, 等等), 在形成期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发展。

上述八条只是证明在两宋时期, 居住在赣南闽西的南下移民所使用的语言已和中原汉语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已经形成了新的方言, 但不是对这个新方言语系的全面描写。

客方言在两宋时期形成于赣南闽西, 客家民系也在同时同地形成,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有学者认为两者不能同步, 应先有民系, 后有方言; 也有学者认为应先有方言, 后有民系。其实这不是什么原则的分歧, 方言与民系的形成都是一个渐变过程, 不可能一朝一夕突发而成。而且民系与方言互为推力, 孰先孰后, 实难厘定。

三、客方言的成熟期

客家第三次大迁徙开始于宋末。金人南下, 元人入侵, 高宗南渡, 造成社会大动荡。公元 1276 年赵宋王朝灭亡, 而后陆秀夫等在福州拥立赵昺作小皇帝, 文天祥号召各地勤王。从 1276 年夏天起, 文天祥率部奋力抗元, 至 1278 年 12 月被俘, 第二年陆秀夫等战败, 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 至此宋王朝完全覆灭。这期间江西福建成为宋元双方厮杀的战场, 居住在赣南闽西的部分客家人向粤北粤东转移, 从此赣闽粤三角地带逐渐形成客家人的大本营。

元明清时期是客方言的成熟期。主要表现:

(一) 中原汉语的 ŋ 声母到了元代逐渐消失, 《中原音韵》尚残留少量疑母字, 到元末则全部消失, 原疑母字并入影云以三母, 成为零声母。而客方言则全部保留中古的疑母字, 如: 五、俄、研、宜、危、语、牛、愚、五、拟、元、外、言、逆、敖、乐(音乐)、饿、颜、艺, 等等。

(二) 明母的变化与 v 的产生。明母在《切韵》时代读 m, 到了唐末宋初, 明母除通摄三等字外, 其他各摄合口三等变为唇齿音 m̥, 即微母, 由 m̥ 产生了 v。客话对微母一半坚持 m 的古读, 一般接受 v 的新读(见表)

合口三等微母客方言今读

摄	宕	臻	山	止	遇
例字	亡罔妄	文吻问物	楠晚万袜	微尾未	无武务
今读	mvv	vvmv	mvvm	mmv	vmvv

从《中原音韵》开始出现 v, 到了 17 世纪以后, 北方汉语的 v 变为半元音 w, 而客方言则一直保存 v 的读音至今, 但半元音 w 却始终被排拒。

(三) 见系 k-k-h-, 精系 ts-ts-s- 仍保持古读, 不腭化。北方汉语见晓精系字大约从 16 世纪开始腭化, 到 18 世纪无名氏著《圆音正考》对尖团音作出分析, 意味着见精系腭化已完成(王力, 1980, 124)。

(四) 部分擦音读为塞擦音, 和北方话正好相反。下面“邪、书、生、船”各母的字, 今北方读为擦音, 客话却读为塞擦音 tsh-: 松、蚣、始、斜(白读)、谢、奢、赊、畲、袖、像(白读)、嗣、饲(邪母)、暑、鼠、束、试、拭、矢、深(书母)、渗、衫(生母)、吮(船母)。下面“初、常、船、心、崇、生”各母的字, 北方话读塞擦音 tʃh-, 客话则读擦音 s-: 刹(初母)、尝、常、成、城、诚、丞、承、豉、垂、纯、醇、唇(常母)、船(船母)、赐(心母)、巢(崇母)、产(生母)。

(五) 出现 n、l 相混的现象。如广东丰顺、大埔客话, 来母读为泥母。惠阳客话既有来母读为泥母, 也有泥母读为来母。新丰客话是泥母全部读为来母, 曲江客话则是来母全部读为泥母(李新魁, 1994, 484—499)。此外, 乳源乳城、韶关东郊、清远石角等地客话 n、l 也相混(庄初升, 2000, 7)。客话 n、l 不分乍一看, 好像是客家先民居于长江中长游时受下江官话影响所形成, 因下江官话也是 n、l 不分。其实不然, 从闽西各点 n、l 基本不混(蓝小玲, 1999, 14)以及梅县除个别词(如“浪费”读作 nonphet)外基本不混的情况来判

断,上述广东 n、l 相混不是客话的早期现象,而是元明清以来新滋生的现象。

(六)北方汉语鼻辅音韵尾-m 消失,客话则完整保存。北方话中古深咸摄韵尾-m 变为-n 当在明末。在元代《中原音韵》里尚有“浸寻”、“监咸”、“廉忝”三个闭口韵。到明末毕拱宸编《韵略汇通》就把“廉忝”并入“先全”,“监咸”分别并入“先全”、“寒山”二部。至此,北方汉语的闭口韵尾基本消失。《广韵》从“浸”韵到“凡”韵共有 9 个收-m 的闭口韵(平赅上去,入声闭口不计),收字共有 1154 字(笔者点算),词汇的覆盖面是很大的。从这一条可以看出,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北方汉语的变化,拉大了和客方言的距离,而客方言闭口韵的保留,又使中古汉语-m-n-ŋ 和-p-t-k 对应严整的格局得以和粤方言一样在岭南大地长存,从而说明客方言形成于赣南闽西成熟于粤东是符合事实的。

(七)没有撮口呼 y。北方汉语在明代中叶出现了撮口的 y。这 y 来源于非知照系的鱼虞术物等韵。例如:吕、旅、虑、序、渠、余、拒、许、与、誉、预(鱼韵)趋、须、取、趣、区、遇、愉、矩、羽、句、裕、遇(虞韵)。上面各字在北方话均读全韵为 y,客方言则读 i,不圆唇。王力说:“潘耒的《类音》把‘师依疏于’认为相配的四呼,其所代表的因正是 l,i,u,y。”(王力,1980:173)说明 16 世纪已完成了这一音变,而客话则一直未出现全韵的撮口呼。

(八)没有儿化韵。北方汉语的儿化韵产生于明代中期,成熟于明末(李思敬 1994:81)。客方言没有儿化韵,也没有儿尾。这一有一无,又增大了客话与北方话的差距。

(九)出现了一批新的词缀,原有的词缀使用范围发生了变化。客话形成之后,产生了一些指称动物性别的名词,如连城的公、牯、妈、女、猓。其中的公、牯、猓表雄性;妈、女表雌性(项梦冰,1997:29)。到了粤东,“妈”字写作“嫲”或“麻”,并扩大用法,也可指人,如懒司嫲(懒惰的女人)、呆嫲(傻女人)。麻也可用于非生物,如笠麻(竹笠)、杓麻(水舀)、索麻(粗绳子)、刀麻(菜刀)、姜麻(姜末)、糟麻(酒糟)。公、牯粤东仍表雄性,可用于人,如阿二牯(老二)、蛮牯(顽皮的男孩)。以上名词都可视作词缀。

词缀“阿”在魏晋之后极为盛行,南迁客家人扩大了“阿”的用法,它不仅用于称呼之前如阿公(爷爷)、阿姊(姐姐)、阿舅(舅舅),还可用于姓名之间,如“李标元”可称为“李阿标”,此属中缀。又可用于姓之前,如阿王、阿陈。前缀“老”,用于称呼之前,如老娣(弟弟)、老妹(妹妹)。古代的老和阿,到了明清之后,在北方话和客话里呈现出盛衰相反的结果:老,北方话用得普遍,客话则用得很窄;阿,在北方话使用渐少,客话则使用范围越来越宽(谢栋元,1994:258)。

客话到了成熟期,闽西与粤东出现了差异,这是可理解的。因为赣南、闽西从唐宋至元明一直是中原汉人避难的居所,后来者所携带的北方官话对赣南闽西客话的冲击力不可低估。如长汀、上杭、武平、永定、瑞金等地见系的腭化就是在北方官话影响下发生的。另外闽语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咸摄的变化,宁化、长汀、连城、武平一二三四等都有-m—ŋ 的现象,清流、永定则发生在三、四等。山摄的变化,宁化、长汀、连城一至四等,都有 n 归 ŋ 的现象,清流则发生在三、四等(蓝小玲,1999:21—22),这与闽北方言-m、-n、-ŋ 合流为-ŋ 相一致。还有,闽西客话有把来母读成[t]的,这也是闽语影响所致。我们可以设想上面所说的闽西客话的那些变化(还包括入声读喉塞)一定是在客家人进入粤东之前发生的,否则便很难解释今天梅县音系的由来。现在居住在全球各地的客家人所说的客话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但基本上可以通话。这说明客家人的迁徙都有过先聚后散的经历。他们一聚于赣南闽西,再聚于粤东粤北,然后四散于湖南、粤西、广西、四川、深港、台湾、南洋、澳洲、非洲、南北美洲、欧洲……“番打拉”。

客方言形成于两宋时期的赣南闽西,客家民系也形成于彼时彼地;客方言成熟于元明清时的粤东,而客家民系的成熟则在明清时的广东。民系的成熟除经济文化语言等条件外,民系的自我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项目。由于迁至粤西等地的客家人与广府土著不相能,经常发生冲突,双方死伤惨重,且由武斗演化为文斗,“非汉种”的帽子扣在客家人头上,促使客家人奋起争辩。政坛学界都有知名人士介入其中,土客之争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此时客家人的内聚力、客家意识大为增强,只有在这个时候“客家”、“客话”等字眼在广东境内才被广泛运用。同时有关客家的论著也开始问世;“客家源流研究会”之类的团体相继出现;客家的称呼也由他称转自称。所有这些都表明客家作为一个民系已趋成熟。有的学者根据“客家”一词此时才出现,便认定客家民系形成于有清一代。此看法恐怕不妥,因为事物的诞生与事物的命名及其广泛使用不一定在一个共时平面上,更多的情况是事物的命名比事物的诞生滞后得多。

四、客方言的性质

客话是什么语言?邓晓华说:“我认为客家话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邓晓华,1999,43)在另一篇题为《客家话与赣语及闽语的关系》(载《语文研究》1998.3期)的文章中,邓晓华又认为客家文化是合成文化,“客家方言也是这样一种‘地方化’的‘合成语言’,它含有北方汉语、南方汉语、土著语言的成分。”他在上一篇文章中罗列了68个客家常用特征词,认为这些词的音义形式和苗瑶壮侗语接近。这68个词中确实有一些与苗瑶壮侗语有密切关系,如本文二之(七)所提到的以头顶物叫做 tuŋ,等等。南下的客家人长期与畲族瑶族杂居,而畲语与苗语支、瑶语支有亲属关系,故客方言与苗瑶壮侗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是很正常的。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对拓宽我们的视野,纠正偏颇的学术理念甚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邓文对我们有启迪作用。笔者过去对客方言有不正确的看法,认为南下汉人带到南方来的是“原装”北方话,数传之后基本面貌仍无改换,“现代的客家话就是古代的北方话”(谢栋元,1994,前言),此看法无疑是片面的。不过,邓文说客方言是合成方言则可商榷,而且邓文所列举的68个特征词有许多并非客方言所独有。如:当安装讲的 teu^o、当推进的^osoŋ、当傻讲的 noŋ^o、当男生殖器讲的^olin、当玩耍讲的^okau、当乳房讲的 neu^oku、当祖母讲的 ja、当寻找讲的 lo、当虹讲的 kuŋ^o、当量词“次”讲的^opai,等等,闽语、吴语甚至北方官话也拥有其中某些词。闽语、粤语等南方方言,跟客方言一样,存在许多与苗瑶壮侗语关系密切的词。照邓文的观点,则闽语、粤语也是合成方言。扩而大之,汉语也是合成语言,因为汉语和侗台、苗瑶、藏缅等语族以及阿尔泰语系都有密切关系,甚至同印欧语系也有关系。颜之推所说的“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但我们能说汉语是合成语言吗?所谓混合语言或合成语言,合成的各方,其语言要素的比例应达到对等或接近对等,使人难以分辨的程度才能成立。

邓文说客方言中“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这恐怕不是事实,真实的情况应该正相反:客方言中北方汉语(从时间上说是古代汉语、近代汉语)所占比例最大,土著的比例最小。李如龙、张双庆《客话方言本字考》(1993)共收古汉语语词237组,每组有1—2、3个字不等,今为了便于统计,把一个组当作一个词来计算。谢栋元《客家话北方话对照辞典》(1994)共收古汉语词320条。蓝小玲《闽西客家方言》(1999)共收古汉语词209条。上述三种材料相加共得766条,除去重复的91条,尚有675条。这675条虽然不能说条条都考证精到,丝毫不爽,但基本上是可信的,因为既有古文献为依据,又密切结合活的方言口语。675与68之比,孰大孰小是清楚的。况且68条之中,有许多究竟是谁借谁还是个问题。例如68条中第45条“虹”,邓文指出勉瑶读 kuŋ,与客方言的连城、长汀读 kəŋ 相近。邓文只是说两者读音相近,并未明言借代关系。按:《说文》虫部:“虹,蜺蜺也。状似虫。从虫工声。《明堂》、《月令》曰‘虹始见’……”又据邢公畹考证(1999.488),今泰语、毛南语虹的意思是“虹饮河”,而甲骨文辞有:“出虹自北,饮于河”(菁四)的句子。由以上材料可知,虹的音义产生的时间,在汉语、汉字这方面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在苗瑶壮侗语里 kuŋ 的音义是何时产生的。

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的统一体,既然承认客方言的音韵框架基本上是唐宋时期的中原旧音,同时又保存了一大批来自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的语词,那么我们把客方言的性质界定为汉语的一种地方变体是不会有问题的。当然这个地方变体,吸收了南方兄弟民族语言及周边方言如吴、闽、粤的一些成分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吸收的量极为有限,不足以影响客方言的性质。

和语言一样,客家人的血统问题也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北来的汉人和赣闽粤边区的兄弟民族通婚已是不争的事实,故客家人的血统不可能是纯粹汉族的。但这种互通婚姻的状况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改变族性?这个问题如何把握?实际上是很难把握的。幸好有智者的高论可作为金钥匙解开难题,这就是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说的话:“汉人与胡人之别,在南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对于客家血统问题也应作如是观。

参考文献:

葛剑雄、吴有弟 1997《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

- 黄雪贞 1995 《梅县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
- 黄钰钊 1998 《客从何来》，广东经济出版社，广州。
- 邓晓华 1999 《客家话跟苗瑶壮侗语的关系问题》，《民族语文》第三期，北京。
- 罗美珍 1987 《畲族所说的客家话》，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北京。
- 李如龙、辛世彪 1999 《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第三期，北京。
- 李如龙、张双庆 1993 《客话方言本字考》，《客家学研究》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 李如龙 1997 《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
- 李思敬 1994 《汉语“儿”[ʅ]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
- 李新魁 1994 《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
- 蓝小玲 1997 《闽西客家方言》，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
- 饶长溶 1997 《汉语层次分析录》，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北京。
- 王 力 1980 《汉语史稿》，中华书局，北京。
- 王 力 1985 《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邢公畹 1999 《汉台比较手册》，商务印书馆，北京。
- 谢栋元 1994 《客家话北方话对照辞典》，辽宁大学出版社，沈阳。
- 项梦冰 1997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北京。
- 俞 敏 1989 《方言区际的横向联系》，《中国语文》第六期，北京。
- 庄初升 2000 《粤北土语音韵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广州。
- 周振鹤、游汝杰 1986 《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 郑张尚芳 1984 《上古音讨论会上的发言》，《语言论丛》第十四期，商务印书馆，北京。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文化所 510420

客家话有个助词“啊”

饶长溶

客家是祖居中原,因战乱、灾害、辗转南迁。世代相继,于赣闽粤交界地区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汉族支系。作为移民群体,客家人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仅与同族内如吴语、赣语、闽语民系有过接触、影响,还与百越及其后裔瑶、畲等少数民族发生过交融关系。^①

客家话是在古汉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随着客家先民播迁、衍变和客家人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客家话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至少经历了三方面演进、接触或交融。一是从祖居地带来的汉语按语言自身生物、物理等演变规则向前发展,这是主要的;二是与同族内如吴语、赣语、闽语乃至粤语接触,相互交融;三是与百越及其后裔瑶、畲语、侗台语接触、相互交融。也就是说,客家话是继承、发展汉语为主,但也融入了瑶、畲语、侗台语的某些成分。

本文所讨论的客家话体貌助词“啊”,像是这类交融现象。

汉语里表示动词的体貌,大都以助词或有关词语附加在动词之后或之前来表示。客家话有个相当活跃的体貌助词“啊”,附着在动词之后,与相关成分配合,组成一定的句式,表示动作处于过程中某个阶段、某种情貌。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已经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它作了一些探讨。本文试图用长汀、梅县、五华客话做实例(并附相关的民间故事一则),对助词“啊”进行分析、分类,并谈谈它的本源问题。^②

一、体貌助词“啊”的分析、分类

客家话体貌助词“啊”,念[a]₃₀,轻声,本字待考。它实际读音随所附动词韵尾而有不同变体:[a][ia][ŋa][ka]等。有学者记做“阿”、“呀”。依据“动+啊”与相关成分构成的句式和表示的意义,似乎可以分成以下几个小类。

(一) 刚然貌。表示动作才刚完成。

V+啊+C_结, (就)+VP。

长汀话:细妹子饭,食啊打饱,就跑走嚟。[小妮儿饭一吃饱,就跑走了。]

五华话:正踏啊核米,又话爱着谷。[刚碾完米,又说要磨稻谷。]

种啊核番薯,接等又蒔田。

(二) 方式持续貌。表示动作持续的方式。

V+啊+V_去(+N_处)

“啊”附着在连动式前项动词之后,而后项动词大都为“去、来、上、下、出、入、转、过”以及“上去、下去、出来、入来……”等“去、来”义移动动词,组成‘上举句式’,表示动作的持续方式。“啊”近似北京话助词“着”或“了”。

长汀话:要买坐票,坐啊去大埔。[要买坐票,坐着去大埔。]

一拳头搥[teŋ⁵⁴去声]啊过来。[一拳头搥了过来。]

梅县话:一巴掌壁呀去。

(三) 着落持续貌。表示动作着落后的持续状态。

V+啊+“在”/“到”+N_处(+V₂)。

“啊”附着在动词之后,“在”或“到”+处行名词之前,表示动作完成后着落某处的持续状态。“啊”近似北京话的“(3)在”或“(3)到”。

长汀话:伏啊在桌子汗(睡着嚟)[爬(3)在桌子上(睡着了)。]

(一阵风吹啊来),纸散啊到一地。

梅县话:将棉袄挽呀企橱肚欸。[将棉袄扔(了)在立柜里。]

食唔撇个饭,倒呀狗兜欵去供狗。

(四)间隔持续貌。表示动作点阵式间隔持续状态。

V 啊 V 哩+VP,或 VP+V 啊 V 哩。

“啊”附着在后(或前有)述语成分 VP 的“V 啊 V 哩”格式里前一个动词之后,表示动作像点阵那样间隔持续状态。近似北京话的“-V-V(的)”。

长汀话:拱啊拱哩驮过来嚟。[一拱一拱的驮过来了。]

行起路来,瘸啊瘸哩。[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梅县话:佢跌倒脚,行去桨呀桨矣。

(五)连续持续貌。表示动作非间隔的连续持续状态。

V 啊 V+V₂。

“啊”近似北京话“V 着 V 着”的“着”。

长汀话:讲啊讲,讲睡着嚟。[讲着讲着,讲睡着了。]

行啊行,跌嚟一跤。

二、助词“啊”的特性、本源问题

(一)见于口语,颇有特性。

1、常见常用,意义多样。“啊”既可以表示动作完成,又可以表示动作的多样持续状态,或兼有完成和持续的意义,甚至有时不易判定。上面所分的几个小类,是初步的,欢迎讨论。

2、考求本字。一般根据音、义、形三方面符合的原则。体貌助词一般由动词虚化而来。“啊”的本字,初步感觉是“虽熟犹生”。听着很熟,口头常说,但是个什么样的字,深感生疏,多时写不出来。它不同于“嚟”(本字可能与“了”有关)、“坐倒来”的“倒”(本字可能与“着”有关)。“啊”的本字或许属于底层词语。

(二)江苏泰兴方言、泰州方言有类似的助词“啊”^③

泰兴话:他吃啊饱啊饭,就睡。[吃饱了饭,就睡。]

看啊卷子,算啊分数,坐汽车回去。

风吹啊在身上。

泰州话:伏啊(在)凳子上(写)。[爬了(在)凳子上(写)。]

跑啊(到)街上去(卖)。

(三)客家话和通泰方言可能同源于“南朝通语”。

鲁国尧先生说,自永嘉起的北人大规模南徙导致了黄河流域的汉语北方方言伸展至江淮地区即吴语区及楚语区的北部,历 200 余年,至南北朝后期形成了以洛阳话为标准的北朝通语和以建康话为标准的南朝通语。他用北人南迁区域史和语音上(入声两个,阳入高调值;古全浊声母送气)共同点等,论证了客家方言虽环布于东南沿海,甚至远及台湾、海南二岛,但导源于南朝通语;通泰方言则是南朝通语在原地东隅的直系后裔,认为二者存在同源关系。^④

依照语言一般发展演变规则来看,“啊”的本字或本源,至少有以下两种可能的演变情况。

甲:传承的结果。

客家方言、通泰方言自南朝至今,在各自发展变化中把南朝通语固有的同一语言成分“啊”之类传承了下来。

乙:非传承的结果,可能是异变的巧合。

客家方言、通泰方言在各自发展变化中可能分别接触了相同的非汉族,把该族语言里有关“啊”这样的语言成分融合(或渗透)到各自方言中来,以至于现今地隔南北几千里的方言里同有类似“啊”的现象,恐怕属于演变的偶然巧合。

若是甲种情况,似乎要着重在汉语和邻近亲属方言里探求“啊”的本字、本源,包括古代、近代汉语。

若是乙种情况,似乎要着重在历史上有过接触的主要族语,如百越后裔瑶畬、侗台语中去探求“啊”的本字、本源,包括古代、近代、现代族语。

附 注:

①饶长溶《客家精神说略》，见《北京客家》第2期，1994年。

②林立芳《梅县方言动词的体》，见《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二辑《动词的体》，又见林立芳《梅县方言语法论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7年，北京。

张维耿主编，赖江基副主编，张维秋、赖江基、林立芳、林运来编写《客家话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朱炳玉《五华客家话的动态助词》，见陈恩泉主编《语言文学论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饶长溶《修饰成分后见小集》，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3期。

《长汀方言动词的体貌》，见《中国语文》1996年第6期。

③李人鉴《泰兴方言中动词的后附成分》，见《中国语文》1957年5月号。

《泰兴方言里的拿字句》，见《中国语文》1962年8—9期合刊。

俞 扬《泰州方言的两种述补结构》，见《中国语文》1991年第4期。

④鲁国尧《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见《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又见《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附：汀州客家民间故事一则

虱嫌、跳蚤、臭虫个古哩

虱嫌、跳蚤、臭虫三个人讲口。虱嫌骂跳蚤：身穿铁篱壳，咬人系野恶，得人知啊咁一倒，间俺虱嫌一下捉。跳蚤骂虱嫌：八脚腻胛，咬人系野怕，得人知啊咁一倒，间俚跳蚤一下骂。臭虫话，唔要讲，唔要讲，来做俚：俚啊在蓆下，等人睡啊咁一着，顿到目珠子根下。虱嫌、跳蚤就话臭虫：你身穿荷包，嘴像铁锹，一身蜂臭，好滴甚么腔高。

注 释：

1、个[ge]轻声。〈助词〉的。古哩[gu⁴²le]上声、轻声。〈名词〉故事。

2、讲口[gɔŋ⁴²heu⁴²]上声、上声。〈动词〉吵架、吵口。

3、系野[he²¹ia⁴²]—[ha²¹⁴]像是动词“系”阳去和副词“野”上声连着而说成先降后升的拐变调₂₁₄(或近似₂₄)，共同表示“很、非常”的意思。“系野恶”就是“很恶”。

4、得[de²⁴]阳平(古入声)。〈介词〉被、让。

啊[a]轻声。本字待考。似是有客家特色的助词。位于动词之后，补语之前，表示动作，才刚完成的“刚然”意义。

咁、[də]轻声。本字待考。近似补充语流中音节的补音助词。有时可有用。

倒[dao]轻声。虚化动词，用做补语，相当于普通话表结果的“着”“见”等的意义。

“得人知啊咁一倒”意思是“一被人知晓了”。

5、间[gaŋ⁵⁴]阴去。这里用做介词：连、连同、连带。

6、一下[i²⁴ha⁵⁴]阳平(古入声)、阳去。〈副词〉一齐，共同。

7、腻胛[ni⁵⁴nia⁵⁴]阴去、阴去。同音字，本字待考。很像是形容词：(脚多蠕动、令人)腻烦。

备考：胛《广韵》，去声，禡韵，乃亚切：腻也。

8、俚[biang⁵⁴]阴去。〈动词〉躲藏：~到后厅背去。金戒指~起来。

《说文解字注》人部：俚，僻宴也。[段注：宴者，无礼之居也。《广韵》曰：俚，隐僻也。无人处。引《字统》云：窴也。按：俚、屏筭义略同，]从人，屏声。

《广韵》必郢切。

9、顿[deng⁵⁴]阴去。同音字，本字待考。〈动词〉：足吃。

10、蜂臭[ponj³³cheu⁵⁴]阴去、阴去。蜂，同音字，本字待考。〈形容词〉浊气一涌而起那样的臭：屎窖里蜂臭个。

11、脞[zhi]阴平,〈名词〉女阴。附记:本民间故事,1982年4月长汀县汀州镇东门街77岁马许二嫂讲,饶长溶录音,1987年整理,1997年注释。

本民间故事用普通话译讲——

虱子、跳蚤、臭虫的故事

虱子、跳蚤、臭虫三个人吵架。虱子骂跳蚤:身上穿着铁篱笆般的外壳,咬起人来非常狠恶,让人一觉察出来呀,连我虱子一块儿逮着。跳蚤骂虱子:八只脚轮番蠕动,多腻歪,咬起人来非常可怕,让人一觉察出来呀,连我跳蚤一块儿骂。臭虫说,不要吵,不要吵,都来学我,像我一样:早早地藏在那蓆子底下,等人一睡着呀,你就啃吧,吸吧,撑到眼珠子都动不了啦。虱子、跳蚤就一起数落臭虫:你身上穿着扁塌塌荷包那玩艺儿,嘴尖得像铁锹,满身臭烘烘的,你有什么可自吹自擂的地方!

二〇〇〇年七月底北京 永如居

从词汇看客家方言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练春招

客家方言与周边方言的关系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客赣关系。第一个通过具体语言材料对客赣关系进行对比研究的罗常培先生认为它们是“同系异派”的方言。一直以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客赣方言最为接近。然而,词汇比较的结果却显示了与客家方言最接近的不是赣方言,而是粤方言。本文对此作了一番考察——包括横向的渗透关系和纵向的渊源关系。

本文材料基于客家方言 3000 条词汇对照。调查点为闽粤赣各 3 点,它们是:梅县(文中出现时简称梅)、揭西(揭)、廉江石角(角)、永定(定)、武平岩前(岩)、长汀(汀)、石城(城)、安远(远)、大余(余)。限于篇幅,客家方言与周边方言相同的词语本文只能列举少量例证。

一、从横向的渗透关系看

客家方言与周边的闽粤赣诸方言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几个地缘相连的方言之间必定会产生一些相互交叉的共同点,而在本方言内部显得有所不同。由于我们有面上的材料作支持,所以,对个别点与周边方言相同的词语,我们认为它们明显属于渗透的结果。当然,极个别地缘相距甚远的条目,如长汀的“驳嘴^{顶嘴}、猪膏^{猪油}”、江西石城的“踢燕^{踢毽子}”等似未必与广州话有什么联系,梅县的“快菜^{韭菜}、灶间^{厨房}”也未必与南昌话有牵连。这些词极有可能是偶合。但是,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凡是个别点与周边方言相同的条目绝大多数都是地缘相连的,应该都是受周边方言影响的结果。而且,地缘越靠近,受渗透的条目就越多。如在我们调查的广东境内的 3 个点中,除去下列共同的部分,廉江石角另有 148 条、梅县另有 47 条、揭西另有 40 条词语与粤方言相同,福建、江西境内的点则明显减少,除江西大余有 14 条外,其余各点均只有个别条目。而江西境内的 3 个点中,除去下列共同的部分,石城另有 62 条、大余另有 56 条,安远另有 20 条与赣方言相同,福建、广东境内的点亦明显减少,除长汀另有 17 条,岩前另有 12 条外,永定只有 2 条与赣方言相同,广东境内的 3 个点除上举梅县的“快菜、灶间”外,基本上没有哪个点单独有与赣方言相同的词语。

但是,对于数点与周边方言相同的词语,要分清哪些词是同源关系,哪些词是渗透关系,则并非易事。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认为:若是某种说法只见于某个省内或少数边界地区而不见于多数其他地方,又与周边方言说法相同,则可认为是渗透的结果。有的词尽管古已有之,但因多数点不说,就应该是与渗透有关。有的词虽然相同的点少,但地域上不连成片,则当是偶合,未必与渗透有关。这样,我们可以把下列这批词看作是周边方言的借用词。

向闽方言借用的:

词目	客家话通行地域
目珠仁 ^{眼珠}	福建 3 点
白目仁 ^{眼白}	福建 3 点
乌目仁 ^{瞳仁}	福建 3 点
番椒(子) ^{辣椒}	福建 3 点
寒天(头) ^{冬天}	福建 3 点、梅
鞋拖(子) ^{拖鞋}	福建 3 点、梅
京果店 ^{糖果、副食店}	福建 3 点、梅
乌阴天 ^{阴天}	梅汀定
乌暗天 ^{阴天}	揭岩定
领(一)件(衣服)	揭岩定
卵 ^蛋	梅揭定

词目	客家话通行地域
日时头 ^{白天}	梅揭定
(头)疔 ^{头皮}	梅岩汀
壁角 ^{墙角、角落}	梅揭岩
手盘 ^{手背}	梅岩定
罕得 ^{难得}	梅岩定
祖公 ^{祖宗}	梅岩定
pian ^{用力摔东西}	梅岩定
沃水 ^{浇水}	定岩城
匹婆(子) ^{蝙蝠}	梅揭岩定
弓蕉 ^{香蕉}	梅揭岩定
球杯 ^{乒乓球拍}	梅揭岩定

做生理_{经商}
K^heu¹_{(一)块(钱)}

梅揭定
梅揭定

P^hU³_{视力不好}
定着_{肯定、一定}

梅揭岩定
梅揭岩定

此外,有些通行于广东3点和永定的词如“塱pai²_{女阴}、阿公_{祖父}、阿舅_{舅舅}、歎_{吹灭(灯火)}”等,似乎也与闽方言的渗透有关。因为石角周围有雷话(闽南话支)分布,其词汇受到雷话的一定影响是在所难免,如把“萝卜”一词说成“菜头”就是明证。

另外,有些外来词如“镗_{钢板、钱}”(梅揭定远),马来语duit,闽南话“镗”;“斟嘴_{亲嘴}”(梅揭定城),马来语cium,闽南话“斟喙”,应该也是从闽南话转借的。有个别底层词如“摆_{(一)次}”(梅揭定岩),则有可能是共同向少数民族借用的。而另外一些词如“猪哥种猎”、“冇炭_{结构松的木炭}”,尽管也只有梅揭定岩4个点说,但客家话的“哥”与“冇”用法都比闽南话广,除“猪哥”外,客家话还有“猴哥_{猴子}”、“蛇哥_蛇”的说法,“冇”则有“蛋_{孵不出小鸡的蛋}、冇话_{空话、大话}、冇岁_{虚岁}、冇鬼、冇头狗、冇筒_{爱说大话、言行浮夸的人}、冇粿、冇糕_{发糕}”等说法。这两个词应该是客家话的固有词,且极有可能是闽南话向客家话借用的。

向粤方言借用的:

词目	客家话通行地域
无面 _{丢脸}	广东3点
银纸 _{钞票}	广东3点
猪红 _{猪血}	广东3点
车大炮 _{吹牛}	广东3点
啱 _{对、吻合}	广东3点
咧 _{能干(学习)好}	
咧 _{能干、(学习)好}	广东3点
长生板 _{棺材}	广东3点
阿哥 _{哥哥}	广东3点、定
生成 _{命中注定}	广东3点、定
腴 _{男阴}	广东3点、定
焗 _{烟气熏人、气味刺鼻}	广东3点、定
散纸 _{零钱}	广东3点、定
檐蛇 _{壁虎}	广东3点、岩
tem ³ _{踩(脚)}	广东3点、岩
斟 _{倒(茶、酒)}	广东3点、岩

词目	客家话通行地域
番碱 _{肥皂}	梅揭定岩
酸醋 _醋	梅揭定岩
家机布 _{家庭织布机织出的土布}	梅揭定岩
身家 _{家产}	梅揭定
千祈 _{千万}	梅揭定
麦豆 _{豌豆一种(荚不能吃者)}	梅岩定
苦碌命 _{终身辛苦劳碌的命}	梅岩定
耳珠(子) _{耳坠}	梅岩汀
p ^h ok ⁸ _{暗中窥视}	角梅余
蚀底 _{亏本、吃亏}	角梅定
vun ⁵ _{把禽畜关起来养}	角梅余
死火 _{糟糕、完蛋}	角余远
滥贱 _{①极不值钱②植物易生长}	角岩汀余
勤力 _{勤劳}	角定城
lat ⁸ _{(一)排(房子)}	角揭定

此外,有些通行于广东某个点和福建3点的词如“屎窟窿_{肛门(角、福建3点)}、慊_{刺痛、隐隐作痛(梅、福建3点)}、木笃_{迟钝不机灵(揭、福建3点)}、壮(板)_{(人)结实(梅、福建3点)}”等,似乎也与粤方言的渗透有关,除“肛门”一词外,其它条目在地域上仍是相连的(尽管空间距离远了些)。

还有一些词,似乎是福建广东两省闽粤客三大方言的共有词,而客家话则是联系闽粤方言的纽带。例如:

词目	客家话通行地域
落霜 _{下霜}	广东3点、定
阿姑 _{姑姑}	广东3点、定
阿嫂 _{嫂嫂}	广东3点、定
惊 _{害怕}	广东3点、定
家私 _{家具}	广东3点、定
ηɔŋ ⁵⁶ _{傻笨}	广东3点、定

词目	客家话通行地域
阿叔 _{叔父}	广东3点
阿伯 _{伯父}	广东3点
尾巴	广东3点
阿姨 _姨	角梅定
菜hap ⁷	梅揭岩定
闪走 _{躲走(不干活)}	梅揭岩定

向赣方言借用的:

词目	客家话通行地域
小年 腊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江西 3 点
卵 男阴	江西 3 点
𦍋(单说) 女阴	江西 3 点
土鸡 小品种鸡	江西 3 点
清汤 馄饨	江西 3 点
柯(丘加切) 用虎口掐	江西 3 点
松油 松脂	江西 3 点
姨爹 姨夫	江西 3 点
作田佬 农民	江西 3 点
树菟 树墩	江西 3 点、汀
作田 种田	江西 3 点、汀
妹郎 妹夫	江西 3 点、汀

词目	客家话通行地域
壮(人)胖	江西 3 点、汀
俵散(烟)	江西 3 点、汀
nau ⁶ 毒(鱼)	江西 3 点、汀
打短命 夭折	江西 3 点、汀
话事 话说	城余汀、远“话话”
跌股 丢脸	城汀岩
泻肚 拉肚子	城定汀(汀“泻腹”)
髻 装主、糠的大缸	城余汀岩
外甥 外甥、外孙女	城远汀
外甥女 外甥女、外孙女	城远汀
禾菟 稻茬	城余远
饭碗 剩饭碗	城余汀

另有一些词,要判断是同源还是借用颇为困难,如“遮_{雨伞}”,把雨伞说成“遮”,盖因避讳而来,因“伞”与“散”同音,不吉,尽管客家先民在长期的流离迁徙中怕“散”,但似乎粤人的避讳比客家人更甚,如“猪胴_{猪肝}、胜瓜_{丝瓜}、担胴_{扁担}”等词,客家人皆不讳。而且,闽西大多数地方及江西境内的客家地区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此说法,似乎可认定是向粤方言借用的。但江西境内赣方言区的高安县亦把雨伞说成“遮子”。这样,原先的假定就可疑了。因此,伞说成“遮”只能认为是汉民族共同的趋吉心理,而非某个方言区人的发明。

另有一批表示异域侨情的词,如“番家、番鬼、番婆、番银、番信、番话、番饼、番糖、过番、水客、红毛”等,仅见于梅县、揭西、永定等侨乡,间或同于闽语或粤语,也该不是某个方言区人的发明。

此外,多数点一致的词也不能排除渗透的可能。例如,众所周知,客家话是不说“吃”的方言,凡“吃”都说成“食”,这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客赣方言的区别特征之一(颜森 1986),但上犹县《黄氏族谱序》云:“记住口诀二十八,走遍天下都有喫亏”。今赣南客家话称身体不适及嫉妒、忌恨的意思为“喫不得”,称“吃亏”为“喫亏”^①。其中,“吃亏”一词除江西 3 点外,福建的长汀、岩前亦说“吃亏”(长汀音 tʃʰiə²⁷kʰui¹),广东 3 点、永定则说“食亏”或“蚀底”。明显的,“食亏”是客家方言固有的说法,“蚀底”是向粤方言借用的说法,而“吃亏”则是赣方言词在客家话中留下的烙印。

又如,相当于北方话的“禽”(交合),客家方言整齐地说“鸟”(都了切),赣方言则整齐地说“戳”,这亦是客赣方言的区别特征之一(颜森 1986),但有趣的是,用粗话骂人在江西 3 点、长汀、岩前、梅县都可说“鸟戳”,这“戳”应该也是赣方言词在客家话中留下的烙印。

再如“煲”,《说文》和《集韵》均未收此字,通常认为是粤方言区俗字,表深壁锅及用此锅小火久煮。今客家地区已普遍使用此词,如砂锅叫“砂褒”(广东 3 点、余),或加上客家话固有语素称“褒钵”(岩定远);铝锅说“铝褒(子)”(揭岩定)、“褒子”(梅远)或“锦褒”(角);煮粥说“褒粥”(角梅岩定);熬中药说“褒药”或“褒茶”(广东 3 点、定)。除长汀、石城两点外,其余七点都可说“褒”,已很难看出它是个向粤方言借用的词了。

又再如“𦍋”,《字汇》尸部力刃切:“𦍋,闽人谓阴也”。表示男阴的词,客家话有三说,江西境内 3 点说“卵”,广东福建 6 点说“𦍋”,其中广东 3 点及永定又可以说“𦍋”。显然,“卵”受赣语影响,而“𦍋”则可能是受粤语影响而致(尽管“𦍋”古已有之,但其他地方都不说)。按理,“𦍋”应该是客家话固有的说法,但也不排除早期从闽方言借用的可能。

这类多点以上一致的词语,要分清它们是同源关系还是渗透关系难度很大,尚待进一步研究。

从上列借用词表可以看到,地缘上的过渡是明显的,闽西客话与闽南话连成一片,揭西周围是潮州话,

① 刘纶鑫,客赣方言面面观——兼评《客赣方言调查报告》[J](香港)东方文化,1995,(2):268—279。

这些地方与闽方言相同的词就多。广东境内的客家话与粤方言连成片,明显的受粤方言影响就大。而江西境内的客家话与赣方言接壤,则受赣方言渗透明显。

由上述材料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个别点还是数点,客家话受粤方言的影响都是最大的。这除了地缘因素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广州是广东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粤方言区又是早已发育的商业文化区,其方言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其向外辐射的范围较广,渗透力也较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深圳、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很快,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加之粤语传媒节目的增多,人们无形中就增加了接触粤语的机会。如梅县的靚仔^{美男子}、矮仔^{矮个子}、菲林(英语 film)^{胶卷}、唛头(英语 mark)^{商标}、sɔt⁸ 衫(英语 shirt)^{衬衫}、炒鱿鱼^{解雇}、旺市^{货物畅销}、烂市^{货物滞销}、猪脔^{猪肝}、做掂^{办妥}、sɔt² 傻”等词语,明显是新近借用的结果。闽赣语的情况则不同,闽南语区是典型的海洋文化区,与之交界的客家话区(揭西、永定)自然也成了著名的侨乡。一些外来词如前面所列“镔^{铜钱}、斟^{亲嘴}、雪文^{肥皂}”等,首先是由这些侨乡向闽南语转借的。而赣语区则历来是比较落后的农业文化区,与之毗邻的客家话区自然也是以农为本、重农轻商。反映在借用词语上,也是深深地打上了农耕文化的烙印,丝毫看不到商业文化的色彩。如石城的栽禾^{插秧}、耘禾^{耘田}、禾 sak⁷⁸_{谷穗}、禾苑_{稻茬}、作田_{种田}、著果_{结果实}等。从其方言的影响力看,也明显不如粤方言。

二、从纵向的渊源关系看

客家方言词汇与周边方言关系密切,而且,根据我们上节的分析,属于横向渗透作用的条目并不是太多,大多数的词语当属同源关系。这包括以下两类:①共同来自古代汉语。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客家方言与闽粤赣诸方言无一不是从古汉语母体分化演变而来,它们都带着古代汉语的血统,具有遗传学上的亲缘关系。②共同来自古百越族语言的“底层”。

众所周知,客家方言是移民的产物,它经历了从北而南的数次迁徙才最后形成。但是,自北而南的移民运动并非为客家所特有,南方诸方言,包括赣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其历史形成也都与历史上自北而南的汉民族迁徙运动,尤其是晋永嘉丧乱以至唐五代两宋的历次移民浪潮直接相关。而且,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中原居地并无差别,其南迁过程也大致相似。

下面我们就分别对客粤关系和客赣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关于客闽关系,李如龙(1992)、庄初升(1996)已经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加上从语言事实看,闽方言与客家方言关系相对疏远,因此本文不再当作重点来论述。

2.1 客粤关系

2.1.1 客粤关系的内部论证

客家方言词汇与粤方言关系尤其密切,在 3000 条词语对照中,共有词计 733 条,以绝对的优势超过赣方言的 543 条和闽方言的 435 条。客家方言与粤方言在词汇上最为接近的事实,人们已经注意到。徐通锵(1991)语言年代学资料中,根据斯瓦迪士百词表计算了汉语七大方言中的同源百分比,其中梅县话与广州话的共同保留率为 79%,超过梅县话与南昌话的 77%和梅县话与厦门话的 68%^①。郑锦全(1998)根据北大《汉语方言词汇》中的 905 条词语进行汉语方言亲疏关系的计量研究结果也显示了梅县方言词汇与广州、阳江最为接近的事实^②。王士元(1995)也根据《汉语方言词汇》得出了梅县话与广州话最接近的结果,他说:“梅县的客家方言与广州的粤方言在词汇上更近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使两方言间广泛交叠”^③。我们认为,地理上的交叠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如果不是因为有共同来源,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

考虑到梅县与广州之间地缘上的关系,我们的比较并不以梅县为代表,而是照顾到面上各点。通过 3000 条词语的面上比较,尽管疏漏在所难免,但结论应该还是比较可信的。

根据比较,我们发现,确实有一批基本或常用词语客家方言同于粤方言或闽方言而不同于赣方言。试略举例如下:

①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P. 422。

② 郑锦全,汉语方言亲疏关系的计量研究[J],中国语文,1998,(2)87—102。

③ 王士元,语言变异和语言的关系[A],汉语研究在海外[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p. 16

普通话	客粤说法	赣说法	普通话	客粤闽说法	赣说法
交合	鸟	戳	衣服	衫裤	衣裳
是(不是)	系(唔系)	是(不是)	上衣	衫	褂积
连接(起来)	驳	接	吃(饭)、抽(烟)	食	吃
漂亮	靚	齐整	不	唔	不
(水很)烫	luk ⁸	泡	乳汁	nɛn ⁵⁶	奶
屁股	屎窟	屁股	(人)胖	肥	壮
拇指	手指公	大手指脑	洗澡	洗身(粤又说冲凉)	洗澡
尾指	手指尾	尾手指脑	进	入	进
痱子	热痱	沙皮	走	行	走
跳蚤	狗虱	狗蚤	(刀)锋利	利	快
苍蝇	乌蝇	蝇	要(不要)	爱(唔爱)	要(不要)
瘸子	pai ¹ 脚	拐脚	女性浪荡	姣(胡茅切)	骚
活(鱼)	生	活	说话	讲话	话事
鸡腿	鸡髀	鸡腿	对(肯定)	着	对
(鸟兽)窝	窠	窠、薹	倒霉、背时	衰	背时
秕谷	p ^h ab ⁵⁶ 谷	穰谷	用手把东西分开擘		
插秧	蒔田	栽禾	高兴	欢喜	快活
拔(草)	榜	拔	娘家	外家	娘屋下
手套	手袜	手筒积	雨鞋	水鞋	套鞋
再(吃一碗)	(食一碗)添	(吃一碗)凑	陡	崎	陡
告诉	学/话……知	话信	客人	人客	客
玩儿	嫖	niet ⁷ 、戏、耍	大后天	大后日	外后日
不必	唔使	不要	大前天	大前日	先前日

2.1.2 客粤关系的外部论证

粤方言是汉语中一支历史比较悠久的方言,其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根据李新魁(1983)的研究,粤方言的形成包括五个历史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先秦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大量的楚人来到岭南,开始较大规模地传播汉语,这是粤方言分化的最初阶段;第二个层次是秦汉时期,伴随着秦始皇对岭南的多次用兵和北人赵佗及子孙的五世治粤,建立了南粤王国,中原汉语在岭南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土著民族语言——古百越语的许多特点也在粤方言中沉积下来;第三个层次是在晋代,大批士民逼于战乱而向南迁徙,他们所带来的中原汉语,又给正在形成的粤方言增加了新的影响,使粤方言接受更多汉语共同的特点;第四个层次是在唐代,粤方言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方言,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语音体系和词汇系统以及语法结构;第五个层次在宋代以后,宋代的粤方言,大概已与现代的粤方言相差无几,它所用的语音和词语,可能已经奠定了现代粤语的基础^①。

我们认为,晋永嘉乱后,特别是唐宋两代,是粤方言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今天的粤方言与《切韵》音系有着如此严整缜密的对应关系便是明证。在此之前尽管已经有汉人入迁岭南,但所占比例恐怕不高。元人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本)记载:“广州为岭南一都会,户口视他郡为最;汉而后,州县沿革不同,户口增减亦各不一,大抵建安东晋永嘉之际至唐,中州人士避地入广者众,由是风俗变革,人民繁庶。至宋,承平日久,出聚愈盛,……”^②。又据田方等人所著的《中国移民史略》的统计:“总计由隋至元,广东的人口由

① 李新魁,论广东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J],广州:广州研究,1983,(1)69—75。

②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P. 62

131280户,增至548759户,共约增加3倍,远远超过了全国人口增加的速度(0.5倍)”^{[6](p63)}。

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奉诏开凿了大庾岭。这条大庾岭新路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成为唐宋以来五岭南北最重要的交通孔道。自此,北人入粤者多取此道,入粤人口日益增多,由隋至唐天宝年间,广东人口增加了1.6倍。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入侵,中州人民流离失所,一部分人跟随宋高宗偏安东南,一部分人跟随隆祐太后逃至赣南,有的更南越大庾岭,寄寓南雄珠玑巷一带。至南宋末年,元将吕师夔率大军连陷南雄、韶州,那些从岭北越岭而来的氏族,有的又不得不再次南迁,流播到珠江三角洲一带。据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载,宋室南渡时,取道大庾岭珠玑巷集体逃亡,首批“逃窜荔枝山下者万余人,乃结筏顺水漂流而徙。第二批集体南迁就是罗贵等之三十三姓九十七家人口。……第三批集体南迁为元兵扰攘,逼近南雄,众避兵燹,仓惶登程”^①。

从人口数的变迁也可说明当时人口的流动。南雄州的人口,自唐代大庾新路开通之后,曾一度直线上升,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有户8363,相距100年,到北宋元丰年间已达20339户,增长一倍半。随后还有南渡初的入迁高潮,数量还应增加,但《元史地理志》的统计只有10792户,陡然下降近半,其中还包括自然增长的人口,可见减幅之大。而广州府的人口则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宋代《太平寰宇记》载16059户。《元丰九域志》上升到143261户,到《元史地理志》主户即170216,口1021296。这一降一升之间,显然是上述珠玑移民运动造成的,说明了大量人口由粤北向粤中的迁移。

珠玑巷于广府人,犹如宁化石壁于客家人。今珠江三角洲各县县志及族谱材料都记载了他们的先人曾居珠玑巷。如花县平山村《江氏族谱序》记其族自五胡乱华时入居珠玑巷,至黄巢乱后“遂蒙上官下令,而行迁徙之法……自南雄而入广州……”。文楼《吴氏始祖开基实录》记其先居南雄七世,“以宋咸淳年间自珠玑里至广州城”。顺德龙山《黎氏族谱》载:“赵宋南迁时徙保昌珠玑巷,咸淳间又徙南海……”。《香山县志》载:“麻子陈族,始祖贵卿,原籍南雄珠玑巷,咸淳十年因避难徙新会,转徙香山……”^②。郝玉麟《广东通志》说:“珠玑巷在南雄府保昌县沙水寺前,相传广州梁储、霍韬诸望,俱发源于此”。《新会县乡土志》载:“综查各谱,其始迁本境之祖,皆唐以后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由南雄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氏族之六七焉”。《直隶南雄州志》亦称:“宋南渡而仕宦之族徙淡水者万众,是岭表之首,亦远人之所萃也。自北而来者不少,望南以去者亦多”。以至出现了“称纪元必曰咸淳年,述故乡必曰珠玑巷”(《开平乡志》)的情形^③。根据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统计,南宋末年以后由南雄珠玑巷南迁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移民有73姓,165族(一说164族),几乎遍及整个珠江流域(包括三角洲及西江北江支流)。据估计,“珠玑巷移民后裔约占今日整个广府民系人数的60%以上,不少于2000万人”^{[8](p82)}。可以说,珠玑巷移民是构成广府民系的主体部分。

从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看到,珠玑移民与客家的第三次迁徙运动,其大的历史背景是相同的,而且都和江西有着密切的联系。只不过翻越大庾岭经南雄珠玑巷而入迁珠江三角洲者,后来成了广府民系,操粤方言;而留在赣南或辗转闽西、粤东者,后来成了客家民系,操客家话。因此,我们认为,粤方言形成的后三个层次与客家方言的形成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尽管按李新魁先生的说法,宋代的粤语已“自立门户”(李新魁1991),但宋末大量的珠玑移民的语言也不可能不对粤方言产生一定的影响,输进一些新鲜的血液。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粤语和客家话不但有同源关系,而且还有同流关系,其在词汇上有更多的共同点亦是势所必然。

2.2 客赣关系

2.2.1 客赣关系的内部论证

众所周知,在汉语的七大方言中,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在语音上的共同点是最多的,以致于中国语言学界对客家方言与赣方言是合并为一个大方言区还是分立为两个大方言区一直有不同看法。早年李方桂、罗常培、赵元任等学者是主张合为一区的(李1937有“赣客家”的提法、罗1941—1942认为它们是“同系异派”的方言、赵1948提出“客赣方言”的名称)。尤其是罗常培先生,他最早注意到客赣方言的关系并通过具

① 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M],南雄县地方志编委会印,1985. P. 9

② 曾祥委,曾汉祥,南迁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P. 29

③ 李乐平,祖述珠玑的文化意蕴[A],岭峤春秋——珠玑巷与广府文化[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P. 74—80